



正宗大王御製

正宗大王
文
碑誌行録

共三十一

16
2312
6



碑

元陵

永祐園

黔巖紀蹟

恩信君神道

弘陵

永陵

武安王廟

德源府赤田

慶興府赤島

慶興府赤池

兩聖誕降舊基

大老祠

顯隆園

鎮安大君墓

錦城尉朴明源神道

女邊靈峰釋王寺

忠武公神道

溫宮靈槐臺

讀書堂舊基

馳馬臺舊基

神德聖后私第舊基

谷山府河南山馳馬道

顯隆園誌

英宗大王行錄

顯隆園行狀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四十六

正宗大王文

卷之四十七

正宗大王文

正宗

列聖御製目錄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六

正宗大王

文

元陵碑 丙申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
 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
 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 崇禎紀元
 後六十七年甲戌九月十三日誕生己卯封延祔
 君辛丑冊封 王世弟甲辰即位丙申三月初五
 日昇遐七月二十七日葬于揚州 健元陵西第

二岡亥坐之原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三

永祐園碑

思悼莊獻世子 崇禎紀元後一百八年乙卯正月二十一日誕生初封元子丙辰冊封 王世子已巳受 命代理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薨逝壽二十八 贈謚思悼七月二十三日葬于揚州南中梁浦拜峯山甲坐之原小子嗣服之年丙申八月追上 謚曰莊獻 園曰永祐 宮曰景慕 嬪豐山洪氏議政府領議政鳳漢之女有二男二女長 懿昭世孫次即小子清衍郡主下嫁光恩

副尉金斗性清瑢郡主下嫁興恩副尉鄭在和又有庶男三庶女一

黔巖紀蹟碑銘

并序。辛丑。

西去高陽郡未三十里而撥其站曰黔巖西撥數十黔巖名于國者有以也粵我 皇伯祖考即阼之翌年辛丑我 皇祖考時在潜邸八月十五日以 肅祖誕辰拜 明陵住高嶺農舍五日將造闕起居一馬二僮暮發至德水川夜深且無火憇黔巖撥站有頃人有牽牛而過前川從者後告以盜焉 皇祖考見之閔然顧謂站將曰彼歲儉而

迫於飢寒也然農者無牛何以耕站將雖卑亦職耳爾其裁之站將退遂以牛歸其主盜不告官抵罪比昧爽僕御還于京城而鶴駕備儀於宮門之外蓋已建 儲也事具在站將壁記站將李聖臣延安人也丙子春 皇祖考有事 明陵駐蹕于撥站訪聖臣聖臣歿後得聖臣子寅亮賚弓矢授父職世襲之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則之以為元符而赤文朱字不與也猗歟 皇祖考黔巖一語藹然有曲遂萬物之仁而與天地同其德五十年覆燾涵濡之治此其兆矣又况半夜傳舍

龍德潛藏主鬯之托適在是日譬如太陽肇離乎滄海瑞輝先戒於黃道夫豈偶然也哉恭惟太歲重光我家之天休滋至 皇祖考以 肅祖回甲之年若月入陞 儲位聖繼神承基我太平萬歲而舊甲依辰今又臨矣小子將以仲秋祗謁 明陵歷瞻遺躅于黔巖微忱明發不獨霜露之感站舍歲久敲仄命京畿觀察使拓而新之虛數畝地豎以石投涕敬記其事實系以銘銘曰
霽彼彤雲維巖之上地疑避雨山似隱礪重輪發
耀百靈奔衛龜頭不泐 英考攸懋

恩信君謚昭愍公禎神道碑銘

并序
癸卯

人之禍福有宜然而然有不宜然而然於其然也求其所以然而不能得則君子謂之命况事故出於俄忽之頃而榮悴死生之變非智慮攸及者非命曷其然乎君子知命故不怨然若其至情所感獨安得無憾也哉恩信君禎字慎哉思悼綏德敦慶莊獻世子之子予第二弟也母良娣林氏君以乙亥正月十六日生五歲就傅十歲封君階承憲十一歲冠十五歲娶縣監洪大顯女越明年拜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又明年與其兄恩彥君同被

恩謹入耽羅未幾病卒實辛卯三月二十九日也年僅十七嗚呼命矣夫君姿容秀美氣度端凝生長富貴而不喜紛華斤斤以謹飭自持事慈宮孝左右無違能盡怡愉之方慈宮撫愛如已出至于衣服飲食靡不曲軫先大王有教若曰嬪之待良娣融和無幾微色既人情所甚難而其加恩賤息又如彼彼焉得不感戴乎蓋慈宮盛德固有以感其心而苟非孝順之根於性亦惡能然哉其於予又以至誠事之出閭之後無日不問起居其見也源源之情輒達于容可掬也與恩彥友

愛亦篤有逾於他人之為弟兄者我家法嚴於嫡庶庶則雖王子王孫宮中接待之禮視大君及尚公主者不啻卑薄殆有不能堪者而君則處之恬然俯就甚恭宮中人無不咨嗟稱賢其居第也歛然自守不接人客家內事雖有不如意者務從方便不露形跡或終日閉戶端坐蓋雖未能從事於問學而其天資然也雜流之出入門者不能察以禁竟以此獲譴然此非君本意也惟我先大王止仁止慈暫加之威怒者特憂患而王成之耳抑君去時所著衣巾在路在謫以至病革終不解

其尤悔之志不亦苦且切哉庶幾其省愆補過克善其後而奈何遽先於朝露也計聞震悼即賜昭釋恩彥自此祿位如故而君則以柩歸矣嗚呼悲夫跡君之平素以揆其終夫豈所宜有者且君生十七年足跡未嘗及於都門數里之外而一朝逾山川險阻涉不測之海衝霧露犯鯨鱓備嘗苦辛而卒隕身於絕徼孤島之中此殆非人所能為者故曰命也君其如命何顧予孤露畸躄銜恤無窮而君又至此尚何以為懷至今念及戚然不知南面之為樂也嗚呼悲夫君沒之年六月二十四

日返葬于揚州金村雞巖巽向之原洎甲午夏
先大王特命復爵 恩旨渙發幽明感泣予即阼
後追贈顯祿大夫既又賜謚曰昭愍噫是亦可以
慰長逝者之心耶今去葬已十三年墓道之識尚
闕無以稱予悼念遂令內司治碑而親為之銘銘
曰

嗟哉恩信素履振振既孝既友亦克恭慎宜爾麟
趾乃鵬之賦禍福迴穴孰識其故悠悠南服有去
無歸驚濤黏天雨泣風啼君子曰噫命也如何匪
怨匪尤予懷孔多返葬于畿邇我城闕爵既 恩

復易名增秩魂兮奚憾安此幽宮立石鐫辭維以
紓悃

弘陵碑 乙巳

惠敬莊慎康宣恭翼仁徽昭獻端穆章和貞聖王
后徐氏 英宗大王元妃壬申十二月七日誕生
甲申行嘉禮辛丑冊封 世弟嬪甲辰進封 王
妃丁丑二月十五日昇遐六月四日葬于高陽
昌陵左岡乙坐之原春秋六十六小孫即阼之九
年乙巳十月日謹書

永陵碑

真宗溫良睿明哲文孝章大王 崇禎紀元後九十二年己亥二月十五日誕生甲辰封敬義君乙巳冊封 王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昇遐春秋十 贈謚孝章己酉正月二十六日葬于坡州順陵左岡乙坐之原甲申 命小子為嗣丙申賜號承統世子小子即位遵 英廟遺教追尊為王 妃徽貞賢淑孝純王后趙氏乙未十二月十四日誕生丁未冊封 世子嬪乙卯 賜號賢嬪辛未十一月十四日昇遐春秋三十七壬申正月二十二日祔 贈謚孝純丙申追尊為 王后小

子即阼之九年乙巳十月日謹書竝篆

武安王廟碑銘

王在帝傍魄毅神雄赤驥翠銜廓掃蠻戎辦香拜稽萬方攸同誕我肇祀匪直尚忠粢牲練日饒鼓殷穹九旒琅璆決雲駕龍恍兮儵兮肅然有風神之降矣河魁熊熊歆我彤嚮格我欽崇永懷駿惠洵莫與隆像配先嶽秩邁侯公麗牲有石于廟之中承承 奎壁載烈象容華渚壽丘於萬頌功神兮錫嘏龜筮叶從邦享五福民無四窮顧瞻靡騁玄黃晦蒙一指風霆顯庥冥通環庭介士豎髮沾

曾剡剡上下弗遐瞰衷神之迪矣如相攀逢地久
天長永食吾東即阼九年乙巳陽至撰并篆書付
太常作迎送神奠獻樂歌

德源府赤田社紀蹟碑銘

并序
丁未

直德府而南十里有赤田社社舊名湧珠里而其
名赤田我翼祖之歸自赤島始云初我先祖
穆王起于全州將寘車轍馬迹焉於是東徙于三
陟又北徙于德源又北徙于慶興赤田其北徙之
肇基而翼王實誕於此翼王繼世即慶而避
狄于赤島既又歸于赤田又南出于咸興至于

度王又自咸興而復歸于赤田則雖兆造艱難不
常于厥邑蓋三世而皆赤田乎居其地不阻峭不
缺圯因勢以為臺臺凡三層中下二臺已蕪翳不
治最上臺方可數十畝平鋪若水以縣者或云此
其營室之墟古傳度王時門扉而間逸于兵燹
或云此其立碑之墟古立紀蹟之碑而久且毀破
不存今不可詳環臺四旁繚以青樹翠蔓蒙絡周
匝而太祖手植檜亦古有今無云自赤田而左
數里有銘石院特巖呀然路畔鏡面如函蓋中有
文苔蝕不辨其字猶指為翼王之所刻銘故稱

銘石院院旁有射臺即 太祖習藝之處自赤田
而右數里有留王峯峯上有設壇遺址即 太祖
駐蹕之處皆因赤田而得有王迹故語赤田者必
牽連道其事云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以
赤田之為誕 聖之鄉興 王之地惟我家萬億
年長發之祥固即此乎權輿則咸州之有殿黑石
之有碑猶是志也而赤田獨無志可乎肆乃采輿
誦考職方謹載其事于貞珉俾詔諸無窮君子之
於斯役也禮樂云銘曰
白山蜿蜒鎮尾箕千里走落盤龍支盤龍佳氣耀

初曦下有赤田鞠靈竒扮榆故林漆沮魚帝遷明
德肇我基門碑巖刻豈誇辭外史至今大書之九
旂彷彿覲神旗肅然風來舊所遊無疆曆服自生
民膺膺鮮原峙穹碑

慶興府赤島紀蹟碑銘

并序

天將佑啓是人以祚厥躬而昌厥後則必先使之
難濟于蹈危獲幸于履險者蓋不惟懲毖增益俾
宏其積累之基亦以陰騭顯相之迹示民而毆之
歸也惟我 祖翼王久居于慶興之幹東仁聞漸
被人情咸屬時女真諸千戶聚落相望數請 王

往來宴飲而其部下之向慕 王願為役者日相踵其酋心忌之將大乞援兵併力謀除佯言于王曰吾方北獵于窮漠約二十日為期可復會王曰如約至期又不來 王恠其愆期為向奚關城去途遇一老嫗首瓮手椀而過 王渴甚呼曰嫗與我一椀水嫗即洗椀酌水以飲之且曰公知千戶之所之乎 王曰不知也嫗具道其乞援狀頗詳曰公仁人也雖吾小人不敢不愛惜 王乃急馳還悉家衆載舟沿流入赤島獨與 孫妃走馬出慶興之後峴遙望幹東賊騎已蔽野遂疾奔

及赤島之對岸則水無舟前驅三百餘騎幾躡後方蒼黃計無出忽見非潮汐而水自退若絕津然仍策馬前進纔登越岸水復大至賊追竟不能渡而家衆之沿流入者先在島中於是胥寬敞之原陶穴而居遠近聞者異其事益歸之如市夫民之恬於常而聳於異久矣 王無女真之侵雖天何以示斯民是豈但志諸傳記寄諸輿誦以神其說而止者乎肆因儒臣言命有司伐石豎碑于遺墟敢敘述如此赤島在慶興府南五十里四山巖石皆赤故名而尚有陶穴舊址十三處環島十里樹

木自茂韭菜自生一犯樵采風雨晝晦蓋至今多
異事云銘曰

狄侵幽邵維周之禎冰合潭沱維漢之慶風波不
揚鯨龍不驚碧海半灣赤石齒齒誕先登岸荆荆
棘披蠹夷載路口吐心禡天實示兆民俾知懷握
圖徵讖彼猶齊諧重窰土室尚有模楷神鬼呵護
草木衣被蕞爾一區基我萬禩何以志之銘昭無
止

慶興府赤池紀蹟碑銘

并序

龍之為物至靈也故能先人以為瑞不能慶人以

為德若我 先祖度王赤池事亦然始 王嘗居
于慶興之望德山下夢一神翁告曰我南池之龍
也有客龍據我池將奪我潛窟聞公善射請以一
矢殪我敵事苟成我且知德俾慶公之後 王許
諾既覺帶橐鞬登府之南麓忽大雨暴作羣動震
懼而望見雲烟迷茫中黑龍自東北起引白龍交
戰蜿蜒千尺互相掣攫鱗甲閃閃與電光爭燭
王欲射之莫辨主客竟不發而歸是夜神翁復覲
于夢曰公既諾我而終惜一矢何也 王曰非惜
一矢我不知誰為客翁曰白為我黑為客明日慎

勿誤 王又諾翌朝又登于南麓兩龍又交戰如
昨日 王乃指黑龍發一矢正中其腰於是驚血
淋漓渾池皆赤故曰赤池亦曰射龍淵蓋如交趾
丹池之得名而其事尤奇然說者或以慶後之報
傳合於龍之德我則豈其然哉惟我家克世懿問
厚積仁澤含光而弗耀率履而弗伐卒能享天受
命為百神之所嚮福萬姓之所歸往赤池之事特
先人以為瑞而已龍豈能慶人哉雖然古者瑞必
有紀雲鳥之無心也而尚且紀官則况於龍之至
靈乎乃命豎碑于赤池之濱紀其事系之以銘曰

予聞龍之為德有聖則見無聖則處遊乎青氣之
中踈乎天外之野龍可謂見得其時曾竊竊然潢
池之懷居邪抑天使之效靈於聖人而將假池以
彰厥庥邪式至今安茲營窟我 先后之仁也尚
能興雲興雨永賴我宅幽之民邪

兩聖誕降舊基碑

予小子既碑而銘之于德源之湧珠里及慶興之
赤島赤池矣夫以 王跡之肇基不敢不志之惟
勤永傳無疆則今有誕 聖之址為一方所瞻慕
而其又敢闕諸咸興歸州洞即我 桓祖 太祖

舊邸而定宗太宗誕降焉植以松扁以慶興
殿者其址也舊無紀實之碑太歲丁未適符於
太宗誕降之甲而豎石之議繼湧珠赤島赤池而
成噫亦異也昔在英考乙亥以太祖誕降之
在是年立碑于永興府黑石里御製陰記以識
其基後三十有三年而小子又舉斯役殆所以命
之也夫太宗大王誕降歲七回丁未小子嗣服
之十一年

大老祠碑銘

并序

天下之大教五祀賢與居一焉賢者教之所由起

也故燔燎羶薌以報其精蘋蘩蒹藻以報其德簠
簋籩豆以報其文洞屬恍惚以報其敬然後庶乎
其顧歆焉然祀必有義其義則不寧是也若周公
之祠必建于東洛武侯之廟必隣于永安此之謂
義我孝宗大王以千一之聖值百六之運懷保
瘡痍之民密勿帷幄之謨而時則有同德之臣契
托魚水道秉春秋用能先後疏附迪彞教於窮宙
即先正宋尤菴是已及夫孝廟賓天先正獨立
無所歸當仙寢之移奉于驪也嘗密邇珠丘泣
瞻松柏以寓其烏號不忘之思人到今指點其地

而想君臣之際矣今去先正之沒且一百年其生長之鄉藏修之處淵源之所自来杖屨之所曾遊或專享或配食以修以明殆無憾於崇報之典惟是驪上指點之地初祠於乙卯間旋為朝議之橫潰毀撤而止夫祠院之設本出庠序之遺制院必有祠實取於米廩之祭瞽宗則是人之祀是地固莫不有精義存焉况先正之於 寧王亦周公之相成王武侯之佐昭烈其如水在地之靈尚肯一日不在於於昭 陟降之傍乎嗚呼他祠寧可已驪上之祠不可以不設也予於踐阼三年己亥詠

吉祗謁于 寧陵駐蹕于驪之清心樓多士齊籲以先正之祠為請予樂聞而許之後七年乙巳祠始成乃妥靈于祠命名曰大老祠越三年丁未以先正降生之三周甲豎碑于庭具道其祀之之義祠在州治數百步清心樓西距 寧陵二里而近鶴麓鎮其背巖巖千仞之壁立驪江控其襟滔滔萬折之必東南有霞峯尊澤拱揖以呈竒北有鷲灘龍門繚繞以爭妍地之形勝若有待而益章焉雖然凡我守先正之祠講先正之學者苟不能服膺乎日星之義觀感乎洛閩之統進揖退讓色莊

而心慢春詩冬禮始勤而終怠則豈所以體先正
之教而祀之義不幾泯乎祀賢之所以為教者思
其義也諸生勉乎哉遂為之銘曰
命世之出必待聖王喜起明良自古一堂佑我
寧人錫我宗公叶雲龍風虎蔚焉合章瞻言神京
萬事於悒何以明之春秋數十龍髯莫攀貂裘
在襲老臣血淚驪江之楫蒼梧入望耿光孔邇
山榛隰苓伊誰云思不沫遺躅風動多士杖屨攸
止有祠特起清心霽月彷彿德容學符紫陽派接
栗翁直字真訣衣被羣蒙凡百君子曷不祝宗一

體明裡百代救文昭融宿契長近茲芬偏予曠感
早服典訓叶爰峙牲石刻示無垠

顯隆園碑已酉

思悼綏德敦慶弘仁景社莊獻世子 崇禎紀元
後一百八年乙卯正月二十一日誕生初封元子
丙辰冊封 王世子己巳受 命代理壬午閏五
月二十一日薨逝壽二十八 贈謚思悼七月二
十三日葬于揚州南中梁浦拜峯山甲坐之原小
子嗣服之年丙申追上 謚莊獻 園號永祐癸
卯追上 尊號綏德敦慶甲辰加上 尊號弘仁

景社己酉十月初七日遷奉于水原花山癸坐之
原改 園號顯隆

鎮安大君 芳雨 墓碑銘 并序

予即阼之十三年己酉春二月祗謁于 先寢反
次于國郊忠州幼學李國柱稽首輦路言臣鎮安
大君十五世孫也大君之墓自咸興遷于豐德古
蓋云爾然文獻則兵燹於散佚子孫則衣食於奔
走今且幾百年矣其封而樹者尚能徵其處乎惟
是朝廷敦親睦遠之德以藉以庇前歲丁未水決
于豐而短碣出焉題曰鎮安大君妻三韓國夫人

池氏之墓旁刻大君墓在左五字前有石人一雙
杈枒於偃松叢棘中而累累然環墓域者皆民塚
也臣不敢夷之為芥堂之飾僭以聞予曰嘻此我
家之吳泰伯也昔我 寧考久道化成旌德酬功
靡有遺典而大君遂以靖懿易其名時則墓猶無
聞也其在于今殘文齧翰始得於苔沒石泐之餘
則予不穀所以表章而崇報之者曷敢不于 前
寧人志事善述焉乃命道臣宮步而禁葬準邦典
給貲而助築示特恩至冬十二月丙子改豎豐碑
序以銘之以詔諸無窮其序曰大君諱芳雨 太

祖大王第一男 神懿王后韓氏誕生也幼事
太祖以孝稱處兄弟篤于友愛稍長心潛詩書躬
行儉約一切富貴榮祿意泊如也仕麗朝官至禮
儀判書 洪武戊辰 太祖以右侍中仍授右軍
都統使率師攻遼及次威化島倡義回軍以尊中
國當是時大君挈家入鐵原已有韜晦心壬申秋
太祖勉登大位大君心知 定宗 太宗俱有聖
德天與人歸如周家王季文王常以魯鈍自居不
復與國家事退處咸興之故里 太祖微察其意
為賜一區田舍俾終老焉則蓋不欲枉其志而亦

以泯其跡也夫人贊成事齋之女有一男福根
定宗朝策靖難定社功封奉寧侯謚安簡安簡之
後至今存者若干人云其銘曰
人亦有言周之所以為周可知已源遠于漆沮思
永乎豐芑施及周召畢閔之賢咸與之之綱之紀
此天之畀周也特厚而周之德莫競乎青史是誠
然矣曾不知泰伯之三讓又為之黼黻乎其中邪
以古鏡今大君之在本朝由泰伯之在周宗也夫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至於國獨無色與
文邪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者孰使之然

錦城尉朴明源神道碑銘

并序
庚戌

維予踐阼之十有四年秋錦城尉朴公明源上疏
言地理之說始於漢晉盛於唐宋其說苟虛偽也
豈能使人崇信如此哉程子雖不信地理然有彼
安此安之訓朱子則實深究其說而其葬親之地
既以法求之又論山陵得失曰以子孫而葬其祖
考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圖使
形體全而神靈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
之理夫豈無稽而程朱言之伏惟 園所事體顧
何如也今日臣子所以思萬世之大計者心無不

用其極義固不敢自隱則臣雖素昧堪輿只以人
人之易知易見者論之莎草枯損一也青龍穿鑿
二也後托水勢之衝激三也後節築石之非天作
四也即此數端其風氣之不順土性之不全地勢
之汙下蓋可推知而至若蛇虺之跡交於局內尤
所驚心而痛骨者也且臣嘗聞術士之言形局非
不拱抱案對非不分明而論以砂水之法則大為
地家之所忌云使其言萬有一依稀彷彿者於聖
躬何於 宗國何念我聖上自甲午拜 園之初
至丙申御極之後憧憧一念唯在於 園所安否

晨鐘夜燭丙枕靡安而側聽多年未見有一介臣
為殿下對揚者臣竊慨然昔在 英廟辛亥大臣
諸臣以戊申以後顯若之情前席建議移奉 長
寢國祚之靈長可卜於萬噫 列聖血脈之傳惟
聖躬三百年 宗社之託亦惟聖躬 園所安然
後聖躬安聖躬安然後本支百世可占古人所謂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不其在茲歟予召大臣卿宰
三司之臣博詢而決疑乃命公相地于水原邑治
而遷奉之禮以成先是有建言于斯地者曰千載
一遇千里難逢夫以一遇難逢之地而為我家萬

億年无疆之基者微公之功之誠孰能辦此予所
云昨秋以後視之以恩人勲舊者此之謂也公字
晦甫潘南人以斯盧王為鼻祖後世有文正公尚
衷以直節顯于麗入我朝左議政平度公嘗錦溪
君忠翼公東亮以勲業聞錦陽尉文貞公瀾以文
章聞遂為我東甲族曾祖曰泰斗郡守祖曰弼夏
參奉考曰師正參判妣咸平李氏宅相之女公以
英宗乙巳十月二十一日生年十四尚和平貴主
封錦城尉八轉階至綏祿間除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兼綰太常典醫繕工司宰長興濟用提調奉使

之燕者三屢以寶冊書寫勞承錫馬恩公性度簡
潔風儀峻整持身較若畫一發言恒戒傷煩雖處
綺紈之中而密若靜女淡若寒士其或出而當事
務心力內到精華外溢徃徃人莫能及至其孤忠
大節凜凜有烈士風不憚艱險期以盡瘁而貴主
之內助又能匹美共貞扶危持顛觀乎戊辰前後
公之內外所樹立卓然有不容泯者若公者詎不
謂邦之蓋臣歟其事父母也存而愛歿而慕皆有
孺子心經營遷厝十餘年足遍畿湖未嘗自恤其
勞苦苟以風水名者雖緇髮之賤無不厚幣以將

之焉其處兄弟也友愛甚摯仲兄之逝過哀傷肺
幾聾兩耳寡姊窮獨無依為賃屋立嗣廩周之不
少懈以至追遠奉先皆為久遠圖自出貲倡諸宗
買祭田以享桃主焉其居家也上念 聖祖之鍾
愛貴主俾不欲歸處私第故尚主且一紀歸第僅
八日及歿宮樣一遵貴主成規至今不改丙申以
前退食自公則必徑造貴主祠告以承安初貴主
之適公也梨峴有大君舊第命以為公第則公上
章力辭卒易他第或有田民之特賚者公必懇請
反汗強命之則藏牒于家而不敢受所賜器玩有

宮中舊物則必委曲還獻而不自留性喜林泉嘗
縛小屋於郊墅蔣花種竹負杖逍遙清曠皓髮脩
然若世外人頻飲酒亦不多酌從容沾醉嗟哦以
終老焉其在朝也出入禁闥竊識有常由少至老
不失尺寸凡有晉對不與諸儀賓俱則逡巡不敢
當命每與人語有及朝廷事則必顧左右而不應
公子相詰妙年登巍科公牢閉戶不接朝士感感
有憂色從子宗德秉銓數十年不惟公之不與聞
政注人亦不敢以此浼公當是時朝論四歧滄桑
百變權貴世祿之家後多自底罪戾而公獨保令

名而庇門戶其謹約素規寔有賴焉 英廟於諸
儀賓嘗眷公偏隆始終恩禮冠絕宮掖我 先君
亦愛重公最甚一有艱虞輒就公諮諏公與貴主
感激奮勵所以彌綸而翊輔之者蓋有外廷之所
不知國史之所不載惟予生晚豈能盡知之知之
亦何忍言即夫瓊韻之寄贈聯帖之批圈公之密
勿契遇今猶可想像若 宣禧宮號之上章請改
特其一事嗚呼歎矣及予之在宥公又追 先朝
之未報知無不言役無憚勞可書者不一二數其
赴燕也滌霖水溢臨河路阻從者皆挽公少留公

不聽曰使程有期將使我委命草莽耶趣駕渡河而水亦不能害至熱河禮部強要公頂拜番僧公凝立不動曰人臣無外交吾肯屈膝於彼耶雖噴言交沓而終不撓其敦匠也予引永安東陽諸尉故事特命之蓋國制儀賓不常監務故也丙午之變由喪及葬相地董工一畀公裁之則公雖病暍瀕危而不敢違息衝暑奔走卒事無愆此皆公鞠躬之實蹟而公有大節在則餘事可略論也公有小真二本 英廟嘗御書贊以侈之平生好讀書工筆札尤長於詩所著有晚葆亭詩集燕行錄熱

河日記若干卷其號晚葆即予之臨公第扁公楣者也晚年欲乞暇長往予重其去未之許竟以庚戌三月二十五日卒壽六十六臨沒歎曰國恩未酬死不瞑矣我死其勿受禮葬無一言及私賢矣哉予不欲拂公遺志只命吊祭贈賻視常典有加詞臣撰狀太常議謚五月十六日合窆于貴主墓貴主 英廟第三女暎嬪李氏出也 英廟亟稱其孝友予於侑爵之文亦稱隻手擎天斯可以徵其哲範矣公取兄子相喆為子文科府尹側室子宗善宗顯宗憲宗璉女張僕徐瑾修李建永相喆

系子紘壽參奉紘壽子齊一女李義先洪正圭嗟
乎公之言行事功應銘法銘之孰如予知者予於
公其尚愛不腆之辭乎乃序而銘之其銘曰
朴貫錦城世襲璜聲勲鏡金鏞直媿王衡流芬未
艾高文典冊公繩前武跡聯禁掖 先王曰嘉名
門肖眷香風紫鞵彼誰顧眄公惟恂恂密若窈窕
明內柔外恭大慈小知雄守雌我則有受敢不鞠
躬 兩朝恩厚始終大節一髮千鈞喬山之巔佳
氣氤氳孰居厥功俾熾而昌公歸何憾死哀生榮
勞汝未酬予責多負猶有牲石屹彼螭首深刻銘

章矢無溢辭豈弟君子曷日忘之

安邊雪峯山釋王寺碑

并偈

佛於三教最後出而其靈也最著儒者不之信亦
往往不得不信此何以稱焉夫人有誓願至誠也
佛有慈悲無為也以至誠感無為念念海潮刹那
勿忘則慧舟不隔於恒河寶燈放光於祇園法輪
所轉蓮雨所霑無量呪力叶于百順使求壽者得
壽求子者得子求三昧者得三昧求摩尼者得摩
尼其理有不誣者况國家者神人之主也接拍成
令敲唱俱隨一施支提世入琉璃其報佑之捷奚

五聖御集卷之四十六
二
帝耕夫紅女之竊竊然自私自利攝衣蕪香比哉
嗚呼我聖所訓至誠如神職是之謂乎安邊雪峯
山之有釋王寺創自國初蓋我太祖夢興王之
徵而就神僧無學於土窟中占釋其義故於龍
飛之際建寺於土窟舊址名曰釋王給田幾頃僕
幾口俾供佛事而洞之松園之梨有我太祖手
植碑之二記又肅祖英考宸章也寺以肇祥
啓運之地為一邦所顛仰徒衆則軍持漉囊往過
而來續興造則香室紺園匝起而旁達上下幾百
有餘年經聲梵唄互答於雲末樹杪之間若法相

之加金始于仁穆仁元后逮我慈殿宮前
後凡三戊申也禪教之因圓果熟多以三計藏曰
三藏聖曰三聖乘曰三乘諦曰三諦德曰三德是
也而粵三年庚戌誕我元子則盛矣哉菩提之實
心潛乎螺髻之神照後應祝史無煩景祿自至若
是其如幾如式也予聞帝王之福修之在我膺之
自天而猶不能無待於神祇之幽贊靈教之冥護
故興王之瑞發兆於儲祥降嗣之慶獲祈於茅山
載之金石播之史乘至今焜耀人耳目彼豈皆不
信哉是寺也問其緣起則興王也次其功德則降

嗣也一曲淨土與國匹休萃昭代之靈蹟歸我妙
用而三千世界百億須彌有不誠誠之無不包於
大慈大悲之中斯其為靈孰敢不信夫既靈矣歛
而敷敷而歛一施一報反復不窮時萬時千循環
無端王毫金粟長巨仁壽之域寶網珠幡遍蔭昌
熾之化則佛力所被天地喜答以至風師雨師山
神海神一切水陸空行之精莫不各各發願保佑
我子孫黎民而寺亦永有賴焉然後佛之靈也悠
久無疆而曠劫常住之微密法教乃信於閻浮提
云爾遂系之以偈大刻諸石曰

自覺覺他覺行圓莊嚴法相座承蓮金精珠火增
新彩報果云何瓜瓞綿
土窟雲棲杳幾春興王竒兆此維因慧心已卜天
心定佑我 真人布廣輪
應真殿上齊跏趺無漏心香點戒珠化雨靈山先
陟岸更將休福飭東區
九佛金身涌寶光人工到處聖靈通花開子結無
量劫念念存存普濟方
極樂界尋問赤縣無邊刹海即安邊三車滿載三
乘出去誘來招大願船

彩質金容互現機慈雲法雨映雙扉人天淨業同
三教不鼓昭琴點瑟希

有明水軍都督朝鮮國贈効忠仗義迪毅協
力宣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德豐府院君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
軍節度使兼三道統制使謚忠武公李舜臣

神道碑銘 并序 癸丑

生而車服以寵之讌饗以勞之管絃以被之沒也
祀之五鼎養以世祿銘乎旂常俾其耿光燁節昭
于上下配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庇休福於民昔

先王之救功臣也成周以還其法寢泯焉然碑率
之有銘猶傳旂常之遺義抑其特者君之銘之也
王朝之篆首曰至德元老徐達之篆首曰忠志無
疵歷千載幾人哉嗚呼若我朝之忠武公李舜臣
功惟應銘法予之銘之尚亦無媿辭哉忠武字汝
諧世為德水人其生母卜夢其舅言兒生必貴其
命名舜臣父貞聞而異之占之曰吉年五十當仗
鉞為名將忠武既負此異幼倜儻且有大志及長
射藝絕倫中 萬曆丙子武科初仕邊屢立奇功
國人以將才稱文忠公柳成龍力薦于朝遂擢為

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時倭人聲言寇我敵釁已成忠武深憂之日夜訓卒利兵治戰守備別創船制為伏龜形名曰龜船習水戰者比之蒙衝壬辰倭大舉入拔釜山東萊分道西上忠武即引兵赴王浦攻焚賊船二十餘艘會慶尚水軍節度使元均于露梁夾擊賊轉至泗川焚十餘艘進軍唐浦遇賊二十餘艘殪其酋殲其衆與全羅右水軍節度使李億祺合軍于唐項浦破賊酋三層樓船誘至閑山島又破大小七十餘艘逐北至安骨浦又燒破四十餘艘軍聲大振賊驚恐捷聞輒加階至

正憲癸巳朝廷初置三道水軍統制使命以本職兼之移鎮閑山島於是元均恥受節制數蜚語風言官而忠武竟以逗遛劾下吏均則代之居數月我師敗績元均走死朝廷復以忠武為統制使忠武將數十騎馳入順天府得兵船十餘行收亡卒破賊于蘭島已又迎賊于碧波亭下破三十餘艘斬其將馬多時賊不能支舉軍而遁戊戌天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忠武進據古今島與陳璘合陣璘心折其才策器幹凡軍中機密無不咨決之言于我 宣廟曰李

舜臣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又具奏于
顯皇帝賜忠武都督印綬既而關白死行長欲撤
兵約昆陽泗川屯剋日并進于露梁忠武與天將
整舟師謀協剿即船上祝曰今日固決死天其許
我殲此賊乎祝已河魁隕一軍惡之夜四鼓邀賊
鏖戰焚二百餘艘尾擊不舍至南海賊圍天兵數
重忠武親冒矢石直前突圍戰方酣中流九死之
距其生乙巳年五十四明年子蒼等返葬于牙山
甲辰策勲賜號贈議政府左議政德豐府院君謚
忠武立祠于戰伐遺墟至今俎豆不輟斯足以救

厥功乎悲夫我國家人才之輩出最稱 穆陵盛
際 皇朝命帥之簡勁赴援者亦皆一時之雋然
當其魚跳鰕擲海水羣飛未有不退三舍持兩端
而八年之間戰必勝守必保國勢視以強弱賊鋒
為之挫頓使環土營窟之狡奴狼顧不得逞而以
基我 烈祖中興之功者維忠武一人之力是賴
不於忠武特銘之而誰銘且予聞之烝民之詩所
以述樊侯之績而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有
成功君之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而
以其功載君之美於無窮古之道也今之銘詩之

義存焉予烏可已於銘乃加贈議政府領議政因其謚篆其首曰尚忠旌武之碑又序而銘之以詔諸史氏曰

稽古司勳氏之銘于策也曰勳曰功曰多曰庸曰勞曰力若忠武者孰不曰于事于戰于王于國一戰而關山盪再戰而碧波晏三戰而露梁無倭斯不亦多乎謀士掉其舌虎臣蹙其頸而用天子命惟汝屬國之孤軍斯不亦勳乎翠華反於土中赤子奠於席上重恢我萬億年大東斯不亦功乎於虜噫噉烏頭在間牲石在隧以卒受寵于篆首

之章江漢濯其靈而日月齊其光

溫宮靈槐臺碑銘 乙卯

緬徃蹟於溫水之涯兮鬱乎童童而如華蓋者有三槐溫湯之水混混而漑靈根兮繚繞以高數尺之臺竊獨愛此后皇之嘉種兮其上蓋有五色雲佳占本支之百世兮將以驗積慶之流於後來

小子即阼之二十年乙卯秋九月小子生朝前三日拜手敬銘昔歲庚辰八月 幸溫宮命郡守尹琰植三槐於射臺今幾拱抱嘉蔭垂地春初始聞於邑守增築識其蹟琰之子尹行恂今

為閣臣俾書碑陰

讀書堂舊基碑銘 丁巳

昔我 聖祖肇國在北方維日劬書于雪峯之堂
遂基我子子孫孫萬年維王載穹石以銘章揚大
烈而觀 耿光

咸興府東十有五里有洞曰歸州有山曰雪峰
即我家豐沛之鄉而我 聖祖嘗就澗邊盤石
上構草堂讀書其中及 龍興建慶興殿殿與
堂三里而近予小子嗣服二十有一年丁巳冬
十月樹碑敬書曰讀書堂舊基仍系銘辭如上

馳馬臺舊基碑銘

彼岨矣山蜿蜒如神龍之交盤飛王韉而揚
金鞍駕六龍而奠三韓以垂我萬億年磐泰之安
盤龍山在咸興府治之北前後二峯相對而中
為坦途如砥我 聖祖嘗馳馬于此後人名其
地曰馳馬臺宜與岐陽走馬之辭匹美配光載
之歌頌被之管絃以詔无疆予小子踐阼之二
十有一年丁巳冬十月既銘讀書之堂仍又揭
刻是臺 聖祖所嘗御八駿一曰橫雲鶻二曰
游麟青三曰追風烏四曰發電赭五曰龍騰紫

六曰凝霜白七曰獅子黃八曰玄豹而山以盤龍名有驗地靈之效而天造之神也

象山府 神德聖后私第舊基碑銘并序。已未。

海西之谷山府東五里神留之山峯曰龍峯淵曰

龍淵負峯而面淵有地可居古礎一歸然人立蓋

象山府院君舊基 神德聖后誕降于此云稽之

輿誌國初二年 聖后正位中壺賜邑名陞為府

象山谷之一號姓康而居於谷者尚稱望族舊傳聖祖

龍潛道渴飲于龍淵 聖后臨溪而汲對溪水泛楊葉以進 聖祖奇其對遂定迎渭之禮府北岢

嵐山有 聖祖馳馬舊蹟野老至今相傳云 昔我 仁烈 仁顯兩聖

母誕降之基在鶴城之里盤松之坊我 寧考建

碑以表章之况是地也毓虹月之祥迓舟梁之儀

實為我家之塗莘則獨無紀蹟之典非所以仰述

追復 貞寢之 聖意小子嗣服之二十三年已

未夏敬書于石系之銘詩以傳示來許銘曰

魯配姬簡軒輔燻方天作之合地靈協祥猗顯

聖母厥初黃裳 寢廟奕奕象設將將彼匪者溪

源遠流長潛鱗宅之上有神光華渚瑞節觀津舊

鄉宮礎百尺航淵古梁大書貞珉馳臺在傍於千

萬億保佑无疆

谷山府河南山馳馬道碑銘

并序

詩絲之二章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澌西水者漆沮岐山之間是耳夫以周公之聖追述王業之所肇天命之所佑形容而贊美之者必於西水之走馬而俾有以因其地而想其烈焉於是乎世有哲王丕承厥緒式綏山川之炳靈庸迪天地之儲福時萬時億永詔无窮豈可與蒼籙赤符而語哉顧小子嗣服二十一年丁巳祇銘于咸興馳馬臺蓋嘗竊取於斯義也粵二年己未建貞陵私第紀蹟之碑於海西之谷山府距府北一百有五十里遂

得馳馬道舊基命道伯恭審以聞之山之為宗於封域之內者凡十二其四曰狼林自狼林南以為三劔之山又東南至于雲嶺又西至于琵琶之峰又南出而壁立千萬仞地益高山益峻盤踞四道十州之地扶輿磅礴而為望於畿海者曰河南正中而有岡曼衍如砥而直者即馳馬道也其上有紫壇一樹歲蕤如羽葆可蔭十數畝而凡草不敢生道之前後有祭星壇東行十有餘里有路出兩山之交曰上踰嶺循嶺而南又十有餘里有聖祖城以石而築周約三十餘武城之東三里有泉瀨

然而瀉於山中者曰水刺泉泉甘而馨嘗如漢高
帝之進飯於沛水也故名焉其源甚弘長與溪澗
諸水入于文城之江中有一峯亭亭然特立於衆
山之表者曰龍駕而洞有以弩箭而名者巖有以
鐘劍而名者世傳我 聖祖執御之所而 龍潛
地名蓋以此云於乎盛哉洽陽渭涇造舟為梁既
在於是地而及其纘女維莘大勲用集茅胙之典
先推於摯任之鄉由郡而陞府與完山并稱維時
島夷敢拒大邦爰赫斯怒以按祖旅而駕言行狩
又在海岳之際旂旄之莅芾芻之會至今耀人耳

目則此為國初盛蹟有可以仰認而邈焉山高水
清之後始焯顯於今日若有相之者然豈不異哉
以詩之詠歌者䟽越而薦聲則山有河南者天作
高山也道名馳馬者西水之澌也樹有紫檀者芄
芄械樸也嶺曰上踰者陟則在巘也城以石築者
築城伊減也泉號水刺者觀其流泉也若洞若巖
之近取諸用者維王及瑤鞞琫容刀也既受帝社
施于孫子名區之所以毓慶也昭茲來許受天之
祐貞珉之所以繫詩也謹用咸興前韻拜手以銘
其銘曰

王用享于西山蔚然若鳳翥而蛟盤昔有望氣者
言雲成五采蓋在乎馬鞍奕奕訏訏樂莫如韓及
乎龍飛而御天也予以立千載之功而建萬世
之安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六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七

正宗大王

文

顯隆園誌

己酉

顯隆園在水原府之花山癸坐丁向己酉秋錦城
尉朴明源建言舊園體制多疵類請改厝遂卜
于花山下云盤龍弄珠之象卿士從庶民從乃移
葬于是年冬十月己未改上園號曰顯隆嗚呼
小子不肖抱徹天極地之冤不死至于今冥然苟
然頑然如土石者且有待於錫胤而託重得遂誕

報之大願至祝天乎天乎人欲天從小子敢於此
取必焉夫然後小子之生始可永有辭於天下後
世也耶仍舉狀德之狀泣血謹識于 玄宮狀曰
諱某字某 肅宗元孝大王之孫 英宗顯孝大
王之子 暎嬪李氏所誕也謹稽行錄曰自 誕
前數日有星雲之瑞及 誕日表照人聲音如洪
鐘 英廟喜甚謂大臣曰 三宗血脈將絕今則
有歸拜 列祖之顏矣命遵 肅廟庚午故事
坤殿取以子之定號為元子即乙卯正月二十一
日也告 廟社大赦中外 睿質岐嶷未踰數月

已如二三歲兒 命諸臣入瞻仍令近侍書誠敬
二字舉而示之諦視若謹受者秋行輔養官相見
禮 命鈔孝經章句使左右日誦習于前丙辰立
為世子以三月十五日備儀衛行冊禮于養正閣
筵臣趙顯命曰 邸下克肖 孝廟典型實 宗
社无疆之休也 英廟命官官書文王世子篇于
屏以進之及是已解字義見王字指 英廟見世
子字自指之又解天地父母等六十有三字丁巳
始開書筵講孝經小學鈔解官官進讀仍手拈文
王二字以示官官請授音讀聲明亮至數行無錯

又寫五大字心畫強正典實宮中嘗以八卦粉糕
進不御曰形象八卦其可食乎尋見宓義圖命
左右揭于前屢拜而致敬邃於易學權輿乎此秋
始行師傅相見禮讀千字文至侈字指所御半臂
衣及紫羅珠帽曰此侈也即去之英廟嘗問紬
與綿孰勝對曰綿勝又問服何者對曰當服綿
英廟喜而對諸臣言如此及成長常御綿衣昭儉
之德根自天稟而賊謀反以為媒禍之階此國人
之所共知也一日對夕饌英廟命呼即吐哺應
聲而起左右曰何遽也曰小學曰食在口則吐之

英廟曰年纔三歲能識體認之工矣戊午英廟
御賓筵吏曹判書趙顯命進曰臣待罪賓僚瞻望
東宮睿質絕異英雋豪爽有凌駕千古之象蒙養
之方宜不激不隨將來成就責在殿下後小
朝教曰豐原此語有心界之脗合者所以眷待之
終始靡替也已未英廟下備忘記于廟堂準乙
酉舊典行內禪之舉教曰予即位今十五年九
五之位視若草芥幸有元良已滿五歲予雖釋負
豈忽元元宋太宗置朕何地之說是何心也命
下廷臣力請乃止仍命小朝受賀于時敏堂蓋

因內禪之旋寢也夏上 徽號於 東朝具法服
行禮進退有度未或失儀宮中咸嘖嘖按記注曰
宮官趙重晦疏言天日之表一瞻可知視瞻非常
儼然若成人此實天縱之聖請以四五日一接僚
屬八九日一引賓客為式從之自是每臨講筵未
過數遍已成誦久而無遺壬戌行 廟見禮禮罷
上教曰元良侍傍問以私廟之行將在何日彼八
歲猶欲伸禮後數日詣私廟展拜都民仰瞻 睿
姿蹈舞歡呼 上曰世子禮容閑習儀度無錯
陟降豈不悅豫乎三月行入學禮御儒衣冠酌獻

于文宣王至明倫堂就博士席講小學題辭環橋
而觀者凡千萬計嘗講學講官仰問平日所欲學
者 答曰願學堯舜外此則不知已講官退語曰
三代之盛可復見也又有以孝悌誠敬仰勉者即
書四字付之座右講官質以誠敬用功之先後
答曰誠敬如車輪鳥翼不可分而二之也宮官請
見 睿藻詩中有日出東方明四海之句宮官賀
曰此詩氣象同符藝祖日出詩癸亥三月十七日
行冠禮以法服朝謁于 大朝退受百官賀按行
錄曰嘗侍 英廟坐 英廟問曰我朝搢紳自古

有黨論何以則已乎對曰一視竝用則可 英廟
大加嘉歎 英廟視事或至夜分必整衣端居候
就寢乃寢每讀書必竟晷忘倦 英廟常令止之
有疾 英廟若臨視必進衣起坐未或以憊色見
於外按宮中記聞曰甲子正月十一日行嘉禮娶
領議政豐山洪公鳳漢之女粵三日與 嬪宮從
上行 廟見禮先是有星孛之異至嘉禮時星忽
不見 上書古鏡重磨方篇題 命宮官進講
上問曰心何比於鏡誠敬何比於磨對曰敬為徹
上徹下之工誠是真實之謂也誠敬乃治心之方

也賓客李宗城仍敷衍以對言甚懇摯自是感其
誠意際遇甚隆重也冬 上違豫及瘳行進宴禮
既而臨講講官仰問曰臨筵讀書與參宴聽樂孰
好 答曰讀書所以窮理聽樂為是侍歡讀書固
好聽樂亦自為好也乙丑 上製常訓 命進讀
教曰字音能續敷對有據寔賴 陟降之陰騭為
僚屬者亦善導也春行晝講講小學北齊太子救
高允事謂官官曰太子非矣以子而欺父烏乎可
也高允之直書史體也非可死之罪以此意救之
太武如不從涕泣而諫亦可丙寅春陪 上觀種

稻于後苑 上問曰稼穡奚謂艱難對曰盛暑水
熱如湯而農人襪襍耕鋤艱難可想也 上命以
即景賦詩 教曰首句即憫旱望雨落句即勉予
修德予年已踰五旬而得元良加勉之語可媿亦
可嘉也仍行夜對 教曰今日見東宮詩意思宏
遠大雨行一句有大風歌氣象予心自此有所恃
也嘗與宮官論辛壬事洞辨義理源頭仍下愛日
箴以示意 上在靜攝召接藥院諸臣副提調洪
象漢曰昨見 世子達夜侍側夫孝者百行之源
而冲年能如此實 宗社之福也 上親製勸學

歌以諭之仍 教曰元良近又勤讀雖於夜深之
後起坐讀書予無寐時聞元良讀書聲氣益勝矣
丁卯宮中有痘患 命避寓于慶德宮每以久曠
三殿起居為憂筵臣有以白 上者 上教曰冲
年愛親之心可尚即日 駕臨及還宮又以 躬
詣承候屢請 上特命還次嘗親自種麥 上問
曰物之可種者多不種竒花異木而必種麥其義
何取對曰以其為穀而欲觀其成實也 上大喜
五月 上御歡慶殿 命賓客春桂坊入侍開書
筵講讀論難竟夕而罷 上大悅賞賜宮僚有差

冬又移寓于慶德宮至翌年戊辰春令宮官請承
候 上諭止之每於問安宮官之行輒附奏以為
常宮官李彛章等進故事 答以自古聖王孰非
大孝而鄒聖之獨稱大舜者常人之情易隨物遷
而舜則以天下不移也故稱之飯糗而茹草被袵
衣鼓琴舜何與焉又曰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道也
者即所謂堯舜之道堯舜覺之先者也伊尹之覺
後於堯舜而斯民又晚覺者覺有大小淺深覺則
一也道亦一也又曰百里奚不諫虞公而孟子稱
其智然張南軒謂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為不

忠人臣事君之義當以南軒之說為正又曰人君
有好賢之誠則舉一君子足以勝衆小人孟子以
薛居州孤立無助為憂君子孤立則可憂者豈獨
一居州也又曰氣體之充也善養則為堯舜不善
養則反為害事如漢武是已此非氣之罪也要在
養之如何耳嘗臨筵 教羣臣曰賢邪進退係國
興喪左右諸大夫國人固言之矣黜之陟之更有
何疑而猶且難慎者苟不明辨於好惡與公私之
分則輿誦衆謗亦不可泥看此孟子所以取匡章
於衆謗之中譏仲子於輿誦之際也須以吾之權

度裁制取捨然後庶可免於撓奪不如是則太阿將倒柄矣 御書筵講孟子論攸不為臣之義教曰周德至矣天下咸服當是時不為周臣者是皆稔惡害民者也為天吏安得不征之後儒必以助紂離商等語為武王分疏其見局矣又曰善者天下之公理誠心樂取則天下之善莫非已有此大舜至公無私之心也然知不明則無以知人之善故為學必先致知又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不可斯須放失此心一放甚事可做又曰利莫大於仁義此易所謂義利利天下也孟子言仁義而不言

利政謂義利之利也又曰孔子則曰微管仲吾被髮左衽孟子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隨時立言各有所當孔孟豈有異哉非聖人孰能知時之義乎是年夏和平翁主卒先是誕彌之初 上教暎嬪曰不重則不威當此定號之初宜大其規模以尊一時瞻聆過百日乃 命小朝移御于 景廟舊御之殿殿名曰儲承也女官寺人皆以逮事景廟而迸出於甲辰庚戌者悉充之蓋滌滌汙安反側以導迎和氣也此輩乃反陰幸其得志居無何鼓吻抵掌戒其徒曰 暎嬪雖誕 世子即私

親也有君臣之義勿使之頻見見必用嬪御謁正
殿之禮以拘制於禮數儀節之間於是 暎嬪不
能頻造或日一至或間日間數日至或月一再至
計既成又忌 大朝之頻臨列人宮巷中覘 上
動靜日以蜚語眩惑之 小朝以此狀細陳於
上上始悔之然女官寺人即 景廟朝舊物不忍
置之辟而 聖意自不得若常也時翁主泣陳曰
事關 景廟其嫌甚小 三宗血脈所係甚大豈
可以一時銷刻不念 宗社之重乎以是 兩宮
之間和氣漸至索然直欲痛哭而溘然也又切諫

於 母嬪是時 上在集福軒與儲承殿距甚遠
及丁卯 命移次于景春殿蓋取其便近而從翁
主請也至是翁主忽有疾不起 小朝痛悼盡傷
深究處難之方外廷之知此事者莫不為 東宮
危之豐原府院君趙顯命靈城君朴文秀右賓客
李宗城等發臨機衛護之議己巳春 命小朝代
理庶政按記注曰正月二十二日夜四更 上下
一封書于政院蓋內禪事也承旨請對繳還曰俄
過德成閣 東宮已明燭而坐其驚隕罔措尤當
如何已而 邸下進至 大朝戶外俯伏涕泣領

議政金在魯等入侍拆見封書即首舉內禪次及代理也諸臣迭請還寢 上命卹下來前者再卹下進伏於 御座前嗚咽垂涕請懇 上曰自有古例須勿驚也右議政趙顯命曰辛丑聽政命下之時 殿下垂涕臨筵何不以 殿下其日之心度 東宮今日之心乎 上始感悟止 命代理顯命曰第一件幸蒙還收而雖第二件臣等豈敢奉承 上不聽 卹下猶俯伏涕泣 上屢命始退粵六日 御時敏堂行代理朝參下 令旨俾小大臣工精白寅協一心輔國又令諸道懷

保民生又令京外婚葬過時者自官顧卹右參贊元景夏白 上曰臣等見初筵 令旨孰不相傳鼓舞而思所以精白寅協之道耶戶曹判書朴文秀曰代理 命下之時 東宮涕泣滿面處義中節外人聞之皆以為慶幸矣後數日因 上教中元良勝予之 教文秀力陳調護之說又數日請以用人恤民等事願賜面教使 小朝遵法後又言帝王家法嚴截雖義事不可一向太嚴矣 上曰我朝家法本自如此體昔年小心予亦至于今日按宮中記聞曰 御書筵講詩經 教宮官

曰陟岵不言己之思親只言親之念己孝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其說如此而自己思親之情自在其中講尚書 教曰堯舜大聖也其臣猶以無怠無荒戒之人臣告君之道宜主責難况不及堯舜而臣無讜直其可為國乎又曰殷三宗周文王所其無逸而享國長久帝舜逸於任人而歷年最多雖若異然無逸而後乃逸人君之道捨無逸奚以庚午八月 懿昭世孫誕生告 廟頒赦按行錄曰九月 英廟幸溫泉其翌日雨召留都大臣領議政趙顯命等 教曰 大駕纔發昨日雨甚 聖

候不瑕有損用是燥鬱召見卿等矣仍 命勞留都軍兵自是至還宮幾近二旬夜必整衣達朝以久違 天顏日夕慕戀輒不禁涕下宮中甚訝之問其故教曰自余生來初當遠離思 親之心不得不然及回鑾 英廟聞此 教曰元良事每出意想之表按記注曰辛未秋以諸道癘疫之熾盛下令旨飭方伯別加周卹壬申春以 大朝上號庭請屢日 上詣 皇壇有請命之舉諸臣泣請還內不許 小朝便服步出至 上前泣懇不已命只行 慈殿進號 上還內 小朝詣明政殿

月臺伏閣至明發三月 懿昭世孫薨逝 小朝
克自寬抑上慰 三殿九月誕元孫 教曰今日
之欣慶勝於庚午冬 睿候有紅疹之漸藥院直
宿引接必備儀諸臣請於卧內召接 教以著一
重衣何難而卧接臣隣乎時廷議歧貳 英廟却
藥 小朝謂承旨曰余代理四年不能仰體 聖
教至有却藥之舉余何心服藥乎十一月 上因
事激惱下傳禪之 教旋即還寢十二月 幸松
峴宮又 命傳禪過數日 御宣化門復宣前命
小朝俯伏涕泣稽首請命額血沾于席領議政李

宗城曰 東宮泣涕滂沱誠孝極至 殿下既許
反汗不可食言如此深冬觸寒甚悶况重病之餘
乎命宗城等中途付處翌日 駕臨 毓祥宮
小朝將執裾力請 上旋駕臨彰義宮閉閣是夜
小朝步至宮門外上䟽不答待命至曉排闥入請
還寢不從仍促 命還宮及翌夜又詣宮門外俯
伏 上不許退至敦化門外席藁待命如是者屢
日 上将臨北漢行宮 小朝涕泣謂承宣曰余
之死生固不足恤當此嚴沍 聖體觸冒中心如
割不能按住即令藥院之臣更進參茶於 上過

數日 上始還宮寢前命按宮中記聞曰時有和
協翁主之喪慟惜不自勝 教曰吾於此姊別有
顧念之情而今忽奄逝此慟何比無以躬臨洩哀
即余至恨癸酉正月領議政李宗城遭彈出城至
三月始還鄉里時文女有娠中外遑遑宗城力主
衛護之論前年冬幾為異志者所擠至是下石益
急宗城退至城外終不還鄉至三月初文女生女
始曰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時人之欲逐動吾素
志雖拳踢交加惟知有進無退一死而已今幸聞
翁主生自此吾可決歸遂上書告退還鄉里 小

朝曰百人雖言文女之事余則曰決無是設有之
以 大朝日月之明豈患其不賜嚴斥乎但羣下
依違之計賴有相臣得以鎮安云冬承 命行三
覆決死囚全活者多自後每歲如之夜召宮官講
論至漏分賜貢橘于宮官橘盡盤中有詩宮僚即
席拚和甲戌令諸道還穀行裒益之政俾除小民
切苦之瘼禁大同軍布代錢防納太學儒生以齋
隸持 御賜銀杯而夜出為邏卒所捕遂捲食堂
教曰 大朝重儒之德意何如敢因微事起鬧致
令聖廟無人可乎重推本兵長仍 命勸入齋儒

嘗講論語至三月不違章講官奏曰此孔子言也
顏子名不當諱也 教曰孔子雖言之讀之者後
人也遂諱而不名下 令旨在外書筵官并敦教
赴召講四勿箴 教曰夫私慾之發有大小淺深
而略於小失馴致大過則其害均耳昭烈曰勿以
惡小而為之此誠至言 上聞之嘉賞曰講學之
力誠不淺講小學 教曰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既
見則擴充之未見時亦須有主敬工夫未發時主
敬然後可以發皆中節敬之旨先要分明識得又
曰孫思邈云心欲小而膽欲大武王師渡孟津政

是發揚奮勵氣象而猶曰夙夜祗懼聖人之心小
膽大此亦可見冬以日寒放輕囚乙亥逆變 上
御帳殿鞫囚 命小朝侍坐 教曰辛壬䟽下六
賊及耆輝今始追施逆律自此義理始明不可不
知也講綱目 教曰即墨之堅守不下似是威王
時受賞之大夫嘗有保障之功得力於是日矣又
曰幸臣九人既讒田單惟貂勃訟其冤齊君宜疑
以有私乎田單而不但不疑乃反用之齊君誠賢
矣又論澠池之會曰夾谷之會孔子以禮導君齊
君懼服不敢有加於魯果使相如以禮爭之於初

則必不如是費力也又曰漢文帝可謂賢君而尚
黃老制短喪有賈誼而不能用終難免後世譏議
但賈誼之疏徒規規於時政得失不及本源之病
較諸董子正君心之論自有差等矣又曰唐玄宗
謂朝事付宰相邊事付將帥朕復何憂此與古所
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者似不相悖而玄宗則不
能勞於求賢但知逸於任人馴致天寶之亂可不
懼哉且其論韓休蕭嵩時私語左右者已不能誠
心樂賢有勉強拂戾之意此非可繼之道可知其
治之不終矣又曰衛嗣君以祖宗土地易一胥靡

立法則嚴矣謂之知輕重則未也又曰樂毅伐齊
劇辛以孤軍深入難之然魏略宋地趙收河間足
以牽制齊師一舉成功是故兵貴審勢夏其熱宮
官請改書筵時刻 令曰早暮稍涼正宜誦習且
大朝晝講以午時余何敢憚熱而改時乎遂不許
書筵官宋明欽以縣官陞辭特 命召對討論大
學誠正之義從容咨訪酬酢如響明欽曰誠正之
說宋帝之所厭聞而 邸下闡發徹奧疊疊不倦
此可見 睿學之實心用工矣講孟子 教宮官
曰禹驅龍蛇而放之道禹何以驅逐龍蛇耶禹既

五聖德集卷之四十七
疏水通道瀦為沮澤則水之所歸龍蛇隨之自然
有驅逐之勢也故曰勢而已聖人審時察幾無入
而不自得者亦惟曰順其勢知進退存亡之幾者
時中之聖人也丙子五月樂善堂火按記注曰下
令旨曰余不肖濫承代理已八年無一事仰體
聖意每貽憂於 聖心至于今日實羞對臣僚幸
賴我 聖上至慈至仁伏承昨日 下教感惶交
極不覺涕下在廷大小臣僚勿以余不敏隨事直
救 上聞之 教曰元良責己之言豈否德攸致
荷 陟降之眷佑大小臣工體我元良此意至誠

輔導按宮中記聞曰 小朝素不近杯酌宮中大
小之所知而時有相反之說 小朝以聖訓無勉
之意 下旨反躬自咎亦以過飲告于 上前左
右以無是而曰有是反為不誠答以 至慈至明
自可辨燭其虛實我何敢以自明之說發諸口乎
俄而 上聞下旨責躬甚嘉悅 教曰此等辭說
之流行皆予之過屢示感悟之意又下 傳教示
聖意於中外先是火起之翌日 上責羣下曰近
來事無人告予朝臣無可恃矣賊臣金尚魯對曰
小天亦可畏故不敢矣次詢承旨承旨李彛章奏

言世豈有如此道理 殿下將安用如此之臣乎
上曰是矣承旨言果是矣彛章又言父有過失子
未嘗不諫故古語曰父有爭子子有過失父未嘗
不教責故傳曰人樂有賢父兄父子間有過諫之
責之固也而聖人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者諫
之責之而使外人不知其諫其責是之謂隱今朝
辭教實有違於聖人一隱字此何事耶 上遂怡
然曰所達出於至誠如承旨者如是憂之而不逞
輦必聞而喜之彛章猶不悉本事故所奏止於此
及 令旨先降 傳教繼下宮中與外廷聞者相

賀曰感悟由於 聖慈所以感悟亦由於 睿孝
云又下 令旨求直言極諫飭中外勸農賑乏咨
訪民隱冬患痘候及平復陳賀頌赦丁丑二月
貞聖王后昇遐 小朝號呼攀擗皇皇若靡泊自
殯至鞠五時之奠七時之哭罔不 躬將而致其
誠曉夜朝晡幾不輟聲戚婉執事者皆感激讚歎
中外聞之亦莫不揮涕 上教諸臣曰予則無所
疚懷而今見元良哀毀之狀將何以抑遣乎判府
事俞拓基奏曰向來 聖候未寧入侍崇文堂竊
仰 東宮達曙焦熬或慮有大病患今若任情哀

反聖德身卷之四十一
疾則傷損必至惟望 聖念之加護也至三月
仁元王后又昇遐 上哀毀逾節 小朝左右寬
譬情禮咸備六月 貞聖后薨啓至闕門外哭辭
哀動左右都人士女爭覩 容光掩泣攔前驅
辟之 令曰止之恐傷人也至虞返迎 神輦于
郊次哀哭移時涕流席如雨 教曰 廡衛與余
儀仗相隔無以瞻望其令分隊而行親撰 幽宮
之文以藏之外臣皆不得知之自後寢疾甚篤而
力疾行 兩魂殿七虞及朔望祭疾愈篤而哀愈
毀時輔德尹東昇調護周旋之力居多每 教曰

非東昇曷能導達昭暴乎按記注曰戊寅秋 上
俯伏 魂殿庭口奏即不敢聞之 教仍 命史
官書之 命罷領議政李天輔職翌朝都承旨蔡
濟恭等率諸承旨史官奏言 殿下何為而有此
舉耶為臣子者不特不敢見亦當不忍見孰敢搨
管移書於記注乎臣等冒萬死繳還退伏鈇鉞之
誅仍自袖中奉出口奏謄本跪置于 上前良久
上曰言則是矣予當受之至是月晦 上御明政
殿月臺 小朝席藁時敏堂後庭領府事李宗城
求對言 殿下典學四十年而今乃處君臣父子

之間如此此臣之所痛心也 上曰今又責予予
將退歸矣仍欲起立大臣奏以領府辭不達意請
令更陳其所懷宗城曰臣之言非辭不達意也人
臣之義在 大朝則責難於 大朝在 小朝則
責難於 小朝今日之事毋論臣等之心雖六軍
萬民莫不延頸願死者為是吾 君之子也惟其
有 宗社神人之託故日夜所冀望惟願過失之
無聞不幸有過失亦不欲彰著者即天理人情之
自然若言其所以然之由即為是吾君之子也
殿下之於 東宮即是一體何可分而二者耶以

一體而分以二視之此臣之所痛心也仍以遠佞
斥讒之意發端語未卒而退濟恭與諸大臣還至
時敏堂庭進對 小朝下責躬求助之 教宗城
濟恭迭陳積誠回天之方按宮中記聞曰翌年正
月領府事李宗城卒臨死語人曰吾恐死不得其
所矣樂善堂入侍欲以死自明而不得明政殿入
侍又欲以死痛陳而徑退今已矣生為負國之人
死為不瞑之鬼報聞 上驚悼嗟惜久之 小朝
御素帶素膳至成服日卹孤賜祭需終三年己卯
行世孫冊禮行 中宮殿冊禮按行錄曰 小朝

事 中宮一如 貞聖王后宮中咸仰誠孝之篤
英廟歎曰予見元良事內殿誠無間然以是 內
殿亦備盡慈愛是年頒武技新式于訓局按宮中
記聞曰 小朝自幼時志度已英爽遊嬉必陳兵
威 上試叩其所存有問輒條對甚悉凡坐作進
退緩急虛實之方皆手畫口授無或差爽又喜讀
兵家書竒正變化之妙無不默識精通 孝廟嘗
喜武技暇日 御北苑輒馳馬試藝所 御青龍
刀鐵鑄大椎尚在儲承殿武士之有膂力者莫能
運 小朝自十五六歲已皆舉而用之又善射御

執矢對鵠發必中心臨轡飛鞚悍馭亦馴宮中相
語曰豐原筵奏克肖 孝廟之說果有先見云至
是憂將臣之不閑武技編成一書名以武技新式
以頒之蓋戚志所載武技所傳者只六技曰棍棒
曰藤牌曰狼筈曰長槍曰銃鈹曰雙手刀而演習
之制多失其方就舊書悉訂正之又以竹長槍旗
槍銳刀倭劍交戰月刀挾刀雙劍提督劍本國劍
拳法鞭棍凡十二技勅演為圖以示擊刺之勢彙
成全書付之訓局使肄習之嘗 教曰我國偏小
用武無地然東接倭北隣胡西南大洋即舊時中

原今雖邊塞無警宜講苞桑之謨况 孝廟志事
無處可伸而北園尺壇愾我寤歎噫兵器雖在安
謐無虞之時聖人猶且制置以待暴客况我國地
方兼有 孝廟志事乎每誦陶侃日運百甓之語
靜夜宴間輒自試之又 教曰醫者疑也人之臟
腑心肝雖難盡知而摸索推類亦可理會醫國之
手尚矣苟能粗解藥性稍辨脈理一日醫一人二
日醫二人漸就鍊熟自當為一時名醫儒者之學
自有疑求無疑况醫家之以疑決疑者乎自是凡
有指畫莫不立效然以其小技不屑留意也又

教曰古者衣服之制各有攸象今所謂警衣與圓
袂衣余嘗惡之警衣則塞三面而通後幅其象屬
陰古人云中國屬陽夷狄屬陰東國警衣之制出
而始有北通建州之漸圓袂衣則前疊二幅後拖
一幅亦非面南背陰之義也宴居必御卧龍冠鶴
警衣而鶴警倣司馬光深衣之制也又 教曰我
國正服是團領與貼裏團領乃王朝會同之服也
貼裏即黃帝衣裳之度也至於戰服狹袖俱是尚
古制而禦戎事之衣也又 教曰近俗不知備豫
之謨節儉之道豫則無憂儉則裕財今之服著器

用華晚而近奢捷利而便體者余未嘗近之又
教曰宮中人有以自中過失來告余者輒使告人
被告人相與辨質若無驗則罪告人雖或有實必
兩治之自是告訐者少息司直朴致遠上書陳勉
優批答之後因重臣徐志修筵席陳戒 教曰是
誠愛我前後以 睿德言事者咸被嘉獎之 教
嘗以桂坊羅蓼曾於胄筵多有鯁直之言後對宮
僚必問其安否一日宮官有以時事之憂虞仰問
者大加嚴責曰此間我 兩宮也宵小之目政謂
此輩按記注曰時掖隸有憑藉 下令橫濫民間

者事覺即令出付有司仍下 令旨曰近來紀綱
解弛此後之無此弊未可知更有犯者法司直為
自斷捕治庚辰秋 上移御慶熙宮七月 幸溫
泉八月還宮按行錄曰時 小朝久有寢疾 英
廟命浴溫井 駕到江頭水漲船路不固至晚始
渡在船上與宮官李壽鳳等講君舟民水之說翌
日至水原府府治之北有花山即己亥 寧陵置
標地也登臨周覽嘆賞良久還次山城閱武技輦
路所過父老擁遮爭瞻輒駐 駕詢疾苦 命減
征徭一路大悅有一衛士馬逸入菽田蹂且吃招

方集卷之四十一
地方官厚償田主亟治衛士存卹邑中高年敦召
遺逸之士及到溫泉逐日開講筵導 列朝溫幸
時召對玉堂官故事也下絕句一篇 命官官和
之及月改行望闕禮當否 詢于官僚仍 教曰
久離京闕慕戀難耐是日遂還 駕將直詣慶熙
宮承候 英廟遣知申迎諭于城外曰病餘驅馳
宜直還調養埃間來見相臣進對奏曰 鶴馭一
臨湖中人士始識 睿德之度越父老士庶莫不
讚頌 德意實臣民之幸也是行自出宮至還
駕輒令壽鳳馳還所過地方慰諭居民仍察傷稼

又以時值極暑 命藥院劑藥以救將卒之在道
中暍及還無一人病者辛巳問時措之策于大臣
大臣不能對遂有西邑之行蓋欲請命於 上以
沮賊謀也賊臣洪啓禧欲從中構亂 小朝聞之
促御徑還時有一承宣白於 上請覽廷臣章疏
之上 小朝者事機急迫 小朝躬詣 上前悉
告以處變之本意 上始釋然後 小朝臨賓筵
教曰儲君亦君也名以臣事包藏奸謀可乎仍以
逆禧之無嚴荐下 嚴教比之江充自是謀益急
壬午五月賊人羅景彥伏誅按記注及宮中記聞

曰景彥投呈一狀于刑曹狀中有 殿下肘掖之
臣皆懷不忠變在呼吸之語刑官自曹坐袖其狀
請對時逆禧以畿伯先為來待 上并命入侍刑
官以狀告 上大驚問內侍曰景彥是掖隸尚彥
之族乎內侍對以即尚彥之兄而曾屬掖隸者
上問逆禧曰宮城扈衛可乎逆禧進前奏曰國家
有變扈衛宮城戊申亦已行之 上即命閉城門
發兵把守宮門仍 御太僕鞫景彥景彥自衣縫
中又出一封書長過五寸圍盈一握因上之 上
覽已示左相左相纔見數行失聲號泣曰臣請先

死 東宮若聞此當作何心臣請往慰之 上曰
唯判義禁韓翼暮等言景彥講出凶言構誣上逼
東宮其罪當戮屢請嚴鞫正法 上始命加刑司
書任城奮然謂翼暮曰凶言豈景彥所自為耶翼
暮又請亟覈指喉 上怒罷翼暮職大司諫李心
源救翼暮又罷職翼暮等既黜景彥竟以誣陷
東宮服於是諸臣同聲請置極律同義禁李彛章
曰誣人猶當為逆况誣 貳君乎凶言既皆歸虛
罪人今已輸款不可與此賊俱生進前力言 責
教荐下而言愈截直不少沮時 小朝步往胥命

于闕門外 上命入來遂進伏于庭涕淚沾袍羣
下莫敢仰視夜將曉鄭翬良始請對奏曰罪人既
以四字自服罪不可一日容貸 上乃命景彥正
刑翌朝 小朝始還宮泣謂諸臣曰賴有 止慈
得免駭機閏五月二十一日 薨逝 賜謚思悼
賜宮墓號曰垂恩以七月二十三日葬于揚州拜
峯山甲坐之原葬之日 上臨壙以 御筆題主
翌月荐棘趙載浩于北邊其姪維鎮株連繫獄臺
臣請置法 上教曰瞻彼銅龍予意若何在諸臣
宜思不忍言之心 命亟停仍罪言者維鎮累被

拷掠抗言無二辭遠配道死按記注曰閏五月十
三日檢閱尹塾下庭叩額血流被面潰出衛外招
醫官持藥以進時諸大臣在閣外不得入塾叱衛
士挺身躍出執大臣手偕入塾責申晚等曰當此
危急之時大臣不能碎首天陛以死力爭將焉用
大臣為也賊臣具善復洪麟漢等各逞凶圖塾竟
坐謫黑山島而 上猶稱此人可愛可愛分司翰
林林德躋隨伏庭下不離左右 上命逐出猶據
地不起衛士曳而黜之德躋叱曰吾手秉史筆此
手可斷不可曳也 命竄旌義尋 命塾與德躋

放宥後德躋甄用官官任城權正忱等拚死不出
分注書李光鉉亦挺身率醫官以入都承旨李彛
章叩頭涕泣抵死爭難 上怒命付軍門梟首既
出又排闥以入伏地痛哭 命書傳教泣曰臣當
就死不敢聞命趨而出俟命于金吾門外 命牌
招終不進後 命差 墓所敦匠之任宋瑩中等
以臺諫搆他語彈之 上嚴斥之及卒即 命錄
用其子有國亂思良相之 教分司提調韓光肇
排闥直入免冠呼泣 上命罷職光肇曰臣不惜
死臣有一言又 命推出光肇痛哭匍匐而出其

父曰未能碎首辦死何以參班遂不參領教光肇
坐謫大靜尋放後 教曰頃者處分子自悔矣及
卒 親製文祭之曰父子同朝一片忠赤仍錄其
子承旨趙重晦涕泣力陳 命島配旋寢重晦又
進伏抗言不撓坐遠竄後有烈風知勁草之 教
屢陞為冢宰提學韓翼暮五違召命不製教文
教曰分義似然其勿招又 命製進致詞召牌凡
八下終不進席藁金吾坐削職後屢加嘉歎擢拜
上相承旨李翼元力抗不書 傳教承旨鄭純儉
上殿大聲曰請殺臣臣雖死不敢領此教坐罷職

揔管李泰和免冠叩頭極爭後特命加資甲申
秋行入廟禮上臨視乙酉五月忌辰前一日
命停視事下綸音于廷臣若曰去年後初當
此日停經筵豈自便也嗚呼心不若此非慈也又
何以慰靈吁嗟臣工知望八其君今日之心而若
有臣分浮囂躁競之心若春雪春冰自消解大臣
等仰請靜攝中即進常膳翌日又命垂恩墓獻
官洪樂仁行祀後看審局內回奏及登筵詳詢
樹木長養至秋上幸於義宮命世孫往拜
廟宮垂涕送之多有追思之教仍步登苑麓倚

墻遙望者移時自後每於中夜輒叩闕歎曰古有
思子宮望思臺予豈料身踐斯境乎又教筵臣
曰伊時廷臣能有安金藏之忠乎到今挾雜更提
抑何心腸乎戊子 上御殿庭行香祗迎禮至
孝章廟以下各廟香祝諸臣以壓尊不即鞠躬
上厲聲命陪參諸臣罷其職仍命拿入兵曹
判書及侍衛諸臣下教若曰嗚呼一隅青丘即
朝鮮而已貳君祗迎諸臣焉敢不為吁嗟垂恩今
日諸臣十年臣事者多莫曰無心無心二字此等
處豈宜怨乎還御資政殿召大臣諸臣於殿前

飭諭以俾知十年臣事之義粵二日行大政又諭
大小臣僚曰嗚呼忍說壬午事乎姿質美而予實
不慈矣庚寅 御王府 教曰追提往年事使予
聞之逆心也甲午夏旱 親臨 墓所 親製文
行奠酌禮世孫隨焉顧 教諸臣曰今日當得甘
雨矣仍 命贊禮以下隨 駕近臣賞賜有差至
丙申春 命政院日記及公家文蹟之自丁丑至
壬午事關不忍言之文字并洗草 教曰聞世孫
此疏特許其請此時予心不堪傷惻仍 王淚洸
瀾 命書傳教曰今予夙夜一心在於 宗國今

者此舉寔為冲子嗚呼壬午閏五月日記思悼冥
冥有知必也飲涕以為余將無恨云其時日記依
實錄例承旨注書同詣遮日巖洗草嗚呼因子涼
德遭萬古所無之事而末世人心浮囂雖及見日
記者更提文字則當以戊申烏獍餘種嚴懲况他
日乎此後語及壬午事當以逆律論咸須聽此莫
犯邦憲冲子既承面諭予將高枕矣翌日又命世
孫往 墓所展拜行祭 教曰卧思世孫今日之
心豈特冲子心予心若何今日用心果生來初也
按 宮園儀曰丙申追上 謚號曰莊獻改 宮

號曰景慕 園號曰永祐癸卯追上 尊號曰綏
德敦慶甲辰又追上 尊號曰弘仁景祉 廟中
祭禮降 太廟一等 園儀亦準此按行錄曰有
二男二女長 懿昭世孫諱某次即小子御諱女嫁
光山金箕性烏川鄭在和有庶男三祖禎禕庶女
一適唐城洪益惇云子孫錄姑從舊狀以待 陟
降之垂嚳

英宗大王行錄 丙申

王誕生前三日忽有紅光亘於東方其彩玲瓏又
有白氣罩於其上良久乃消是夜宮人又夢見白

龍挾雲飛入於寶慶堂已而 王誕于是堂蓋異
瑞也

王自幼時動靜云為輒中規矩如長者 王進見
於 肅廟也跪必危坐不命之退不退雖至移時
無難色 毓祥宮以 王冲齡血氣未調而長事
跪坐恐有足背拘攣之慮凡襪本背縫比凡兒所
著廣其製而與之老宮人至今傳誦

王三四歲時方夜就寢忽頓足驚呼曰此樹一夜
間若長得幾許又被風顛拔頽壓於房宇則人必
見傷將若之何仍啼哭不已蓋所 御堂後有小

松樹逼近簷雷故也官寺葦故作伐拔之狀然後始乃穩寢翌日乳媪以樹木元無一夜間粹長之理陳之 王始乃釋然其愛人好生之意如此 王事 仁顯后至孝五歲時嘗於苑中取百花手自釀酒進于 后后極加讚賞曰孝友雖曰根於天性未見夙就之如此也至辛巳 聖后賓天 王哀毀無異庚子時 王春秋八歲也 王雖不以硯墨為事而自在冲齡 宸盡宸翰神彩流動 肅廟命取以覽之嘉悅之賜 御詩而寵之

王於戊戌年求 昭寧園吉地 躬自踏山歷遍畿內諸邑始得高嶺里定兆主者爭其價甚力 王不問多少悉以宮庄所儲易其價焉人皆以為非誠孝無以得此吉地云 王在潜邸時騶率甚簡行路不知其為 王子也 後左右言其太簡 王曰予之得保今日者賴是 謹慎也 王於高嶺齋舍名之曰六吾取宋歐陽子六一東人權鞮三吾之意也 王之居潜畏慎如此 王於就邸之後逐日詣闕未嘗或廢後數年 肅

廟患候沉篤自是至庚子凡七歲 王每日侍湯
備盡孝敬雞鳴而起到闕待漏至夜深而還日以
為常不差晷刻

王自幼時遇事悟解如博奕等技雖不屑亦無不
通焉常教左右曰攻乎雜技為害不少而苟不耽
著猶賢於已豈若世人之終日無所事而徒食徒
睡又從以浮競為事也哉予則雖於僕御之賤見
逸居而怠惰者甚不取也

王事 景廟如事 肅廟當 景廟違豫之時凡
湯膳之節必皆躬先嘗之衣不解帶者四年如一

日左右未見 王有惰容

王嗣位日將受寶於 殯殿時宦寺宮人尚多尚
儉順貞之黨肆詆不道之說極甚凶悖至以寶盃
擲之階隅寶鈕缺裂聲徹御次 王聽之晏如渠
輩反以為惶懼云

王每於隆寒盛暑未嘗御裘而揮扇無難色左右
請其故 王答曰非予有別般過人處特以平日
自奉淡泊之效也

王事 仁元后至孝而於慶恩家錫賚之便蕃恩
遇之隆摯者皆體 聖母意也慶恩家子孫亦皆

感激 聖恩而未嘗干預朝事

王每於 璿源殿四時名節 忌日誕辰必皆躬
奠以至祭品務盡誠敬親自審視掌厨宮人亦皆
盥手精備未或欠潔宮中人以為 王誠孝所致
王奉 東朝至誠無間 仁元后每教左右曰誰
云所後不如所生乎

王雅不好禎瑞嘗於苑中產異草狀如靈芝其莖
九穗其色紫青中人之掌苑者折而獻于 王曰
此靈芝也 王却之曰從古帝王好禎瑞自以為
吾之聖德致此嘉瑞云予每讀史至此等處心竊

恥之予今以此為瑞則四方之獻瑞呈祥將必紛
紜與古帝王之好異瑞者何異哉中人惶懼退而
挿之窓間者凡幾月而終不凋衰云

王於辛亥 長陵遷奉也躬詣 本陵大小役事
必皆臨視未嘗委諸敦匠之官 教曰曾聞舊長
陵松柏皆是 寧廟手植之物今也遷 陵予懷
愴感而 新陵松柏予又手自植焉後予子孫拜
是 陵者指其樹其樹而謂曰此予之手澤云庶
使予體 寧廟之意不泯也

王嘗教曰予動駕至鐘閣或值漏下鐘鳴時輒駐

駕待鐘聲止乃發此朱子同安聞鐘點檢走作意也

王愛民甚至又以貢市民尤係邦本頻臨殿門召而見之細詢其有瘼曲遂其所願或令廟堂議決或用德音裁減至今都民之晏如豈非於戲不忘者歟

王每於諸道進貢物種見有生物則必命放之後苑雖雉兔之微靡不皆然

王於邦禮動遵皇朝如大享之躬行瘞燎親受誓戒是也

王下禁紋緞之命仍令行咨彼國禁其賣買彼中人謂譯舌曰我輩雖甚失利汝國王之儉德極加感歎云

資政殿即肅廟庚子殯殿也王每臨此處追慕興感未嘗坐於榻上或當朝會之時則移設寶座於闕外

古例大小公事中官讀奏卧内而王慮宦寺之因此諳練朝事或有干政之漸雖間漫公事未嘗使内侍讀奏必命承宣

王性素儉自在冲歲不著紋緞亦不御紬袴所御

之衣或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雖至晚年進御之膳不踰數器而視之恬如也若有器數之加於常時則王輒却不進之侍傍者或陳其過中王教曰此物於予亦過矣南藩之臣所進節扇非油扇不御御亦經年

王雖於飲食之節每遵節儉而宮制朝夕常膳不下數盤名節之饌亦甚豐備王未嘗除之但令備進曰予雖不喜盛設之饌而古例亦不可全廢也

王於丁丑年仁元王后國恤春秋已踰六旬矣

小大禮節靡不躬自看檢備盡誠孝於其糜費仰體聖后之意一切減削山陵魂殿所用比庚子減三分一皆王御筆受教也丙申元陵之役所用比丁丑尤減蓋小子遵王之受教也王於吉凶之禮尤致敬謹務盡情文嘗以五禮儀所著者或有古今異宜多所窒碍乃作續五禮儀及補斟酌損益編成一代之彞典又以喪禮每患倉卒易失儀節命撰國朝喪禮補編以便考閱以至銀鐵器具之屬預為措備歲之度支丙申國恤禮則遵行物亦藉用

王嘗於夢中拜 寧考寧考命 王取簡幅來
王未及進之而覺焉自是雖尋常翰墨之際未嘗
用簡紙

王事大之誠於乎至矣凡於 皇朝忌日未嘗不
御素膳曰人君處躬率之地若不悉心事大則凡
我羣臣雖當我朝淪亡之時孰肯立節而殉王乎
此非予強自勉為者誠以予之一段誠心根自本
性然也甲申三月十九日即 毅皇殉社之日也
王率文武諸臣親裸于 大報壇自祭前數日
御素齋居 教于羣臣曰禮曰聽無聲視無形又

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予果有感格之誠則
皇靈陟降庶幾降臨於小邦矣至祭夜 王虔誠
將事祭已又露伏至天明忽有白氣彌亘黃幄上
近侍者皆目覩云

王嘗於宮中燕居也步履之際見螻蟻當路必避
不踐焉或於弊紙中見書天宇輒必手自淨洗不
至慢棄

王每念四民之無告者當歲初 臨闕門賜米及
帛歲以為常

王以遐陬之氓九重夔越有寃莫暴時或召致殿

庭詢咨疾苦必盡得其情而後已

王常值旱祈雨不得雨則乃解衣帶曝烈陽於內庭默禱之曰杲杲火傘毋寧焦枯予躬此朝廷之所不知而王之為萬民自苦者如此

王常於大風雨及日氣乖和時雖夜必整冠危坐教左右曰或予有過失而致此警告乎仍潛為口祝之辭皆自警也近侍摯御所皆仰觀而知之者王於太室及殿宮享祀自倦勤時雖未躬將不御輦不聽音樂前祭數日而齋明致潔至祭日俟祭畢始就寢餽餘之獻御者必御衮衣具法

冠以嘗之

王愛民一念夙宵不懈語及節屋之疾苦生民之顛連未嘗不泫然涕下仍教曰人若見予此淚則必以為矯情而每念民生之困瘁惻怛之意油然而生自不覺其涕隨語下也

王臨筵每誦韓文公董生行曰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容容此吾分內事也予之誦讀者思欲踐此也王於倦勤之後或以朝廷事有煩惱之時以露卧內庭不進水刺為教則內庭非外人之所知也輒露卧焉水刺非厨院之所進也又不進焉必踐其

言或有侍傍者強請 教曰子既設言於朝廷豈可自欺予心乎終不聽

王追 先之誠雖在春秋彌高之時未嘗少懈凡於 列聖忌日及 先王后誕辰先期御素又却湯劑及至祭日或俯伏而竟夕或流涕而齋居王於掖隸未嘗假借及罹於罪則必抵之法不少饒貸至丙戌以後 聖候沉篤長在卧內此輩始與婦寺乘機作梗是豈 王一毫放縱而然也王嘗教予小子曰王者有意於為治則為政先自宮闈始以宦寺言之古不過十餘人而古人猶以

為多矣今過百餘人多則難制汝小子可留意也王喜靜卧非接臣僚决機務之時常面壁就枕傍無一人呼左右近前然後始敢入嘗 教曰予好靜卧卧久思事這中有無限滋味覺其所難覺者多矣左右曰靜坐似勝於靜卧也 王笑曰予豈不知而然予之難於久坐者以腰腿痰引之致是以非倚則必枕也 王之居靜之工如此王嘗教曰昔者相臣宋寅明戒予以一語即殺字予自聞故相之言至今不忘于中予臨御于今五十年矣反顧五十年前事庶免嗜殺之歎而近於

靜攝中思辛卯夏綱鑑纂要事人多被誅伊時雖
為所重不得有是處分而不無有歎於予本心
者此予所以久而不能釋然於心者也

王倦勤後常教于臣僚曰均役一事即予一大事
業其名雖定而其惠果未知下究也每自謂曰其
時主事之臣子孫繁盛則可驗其善成之效也其
慮遠也深矣

王嘗於詩律不喜用工而時或有吟詠者編次人
請編於御製王曰第鈔編之卷篇若過於
寧考御製則予不欲更作也已而編次人等諸臣

進所編御製詩王見卷篇之同於肅廟御

製茲後絕不作詩至於行文亦然更不錄於御

製冊子伊後所編次之文或名以附錄或名以別
編或名以集慶編輯又或名以續編輯

王於卧内未嘗看書冊嘗謂小子曰予於罷朝之
暇不看文字者予則自有所守蓋書冊中多尊敬
處如書天字及祖宗處予不敢以便服卧看故
也是以欲見經書則必召儒臣命之讀焉雖疲倦
之時未嘗不索筮正坐以聽之此予所執也事或
近於一節而抑可見予之本意也予承教退而

書之

王雖不從事於言語文字之學而及其發言也

宸章滂沛至千萬言而曾不留意臨紙呼寫承書者未及揮筆有一編次人請其故曰 聖上曾或有思索者乎 王笑而教曰予之文自有予之體格只欲道予意而已故未嘗點檢於波瀾但隨思呼書是以文或未暢而思則已周也

王臨御五十年非公事未嘗與宦寺宮人語 聖德天成不待勉強是以雖至寢疾彌留之時懃懃教誨于小子者必以勿與宦寺雜語也

王尊奉

毓祥宮情禮具盡而至於封陵立廟等節朝野雖或有請輒嚴斥而不許逮夫晚年秉執愈固嘗 教曰予之所以牢拒者非敢忽於為先妣也

王於近年靜攝中每日有

御製文凡幾篇每篇

必令政院裝帖以進之一日左右陳其耗費甚鉅王曰予豈不念此哉然予今衰耗矣欲集而編之恐未就也且予御製文不欲多於 先朝卷帙故今此裝潢者雖知費鉅意欲踐予前言而然也王常於朝家慶禮之後必蠲減租稅及徭役有司

之臣或以儲蓄之漸置為言 王曰與其忽視小民不恤困瘁毋寧恩竭於慢矣君則豐亨使民獨窮苦予所以不忍者也

王晚年憫旱 御興化門錄囚命釋當死者幾人 教曰予雖如此後嗣王決不可法也

王常誦小學如已言至 春秋篤老之時或講讀不已小子以小學藏之 元陵壙中敢效 寧陵壙中殉心經故事也

王即位以來未嘗留意土木之役一日 教曰予聞昔年寢殿之側營一草舍而讀書予雖欲仰述

而猶以煩民力不能遂焉

王於庚辰命濬都城內川渠越十五年甲午以石築之以防圯缺之患 駕臨廣通橋 教予小子曰有志者事竟成凡欲有為立志須當遠大汝其勉之

宮中古例當四時名節每有歌舞遊讌之戲極其芬華 王臨御以後多所減省至如燈夕端陽之會宮中人雖以古例設行未嘗留意臨視也

王每當時物嬗變之際益切不匱之慕如饌品之新味曾為 先朝所嗜者必薦之於 殿宮薦已

始乃下箸一日尚饌者進松茸三本 王問曰已
薦獻乎對以節早未及薦獻 王嘆曰節早而不
得薦獻則何敢進于予乎此予誠敬不足之致於
爾何責仍不御自是宮人非已所薦獻者不敢進
王即位以後眷眷於欽恤之政除酷刑者甚多俱
載記注而雖以外廷所不知者言之如掖庭之水
罰趾刑等諸凡種種苛虐之事一切革之
王性不喜豫大之事雖於晚年因小子暨諸臣之
力請雖或行賀儀設宴禮而每以無已太康為教
宸章之下亦未嘗不以豐亨為戒

王待人必以誠意臣僚之有罪者始雖譴責而及
其收叙之後任用如舊若初無是事者至於廝役
灑掃之賤亦如此

王晚年移御慶熙宮宮園有亭曰暎翠地聳可以
眺望 社稷壇在其西 毓祥宮在其北時 王
倦勤未躬享每值祭夜乘小輿詣園露伏於地俟
燎光熄祭禮成而始還以寓如不祭之意焉
王誠孝出天度越百王尤以不能久侍 慈顏為
終身之慕每於晨朝詣暎翠亭移時俯伏瞻望
毓祥宮泫然而還夕必如之雖祁寒盛暑未或廢

焉嘗 教曰自御慶熙以來尚有瞻依之地予之
如此者即定省之意也

王於朝廷朋黨之禍深惡而痛斥之使搢紳大夫
莫敢言色目而調劑保合克致建極之化猶不自
有每 教予小子曰予之五十載苦心血誠惟是
蕩平二字必欲陶甄羣黨偕底一套也然予至于
今未嘗說蕩平字於口外者誠以蕩平之治純王
之道也顧予涼德之為治不過救焚拯溺如解人
甲乙之較詰然則安有彷彿於純王之道者乎是
以朝廷之間昔之嗜黨峻議者近或畏刑避罪稍

欲革面而至若革心之效了無其期若此而予自
稱蕩平則豈不大可愧乎至壬辰秋龜柱事作
王嚴加處分又 教予小子曰予於今番設科也
名曰蕩平雖出於必也正名之意非予自以為果
有建皇極之德而有是教也自顧素心反覺醜然
大抵朝著之潰裂尚欲鎮安况此戚里即與國家
共休戚者而互相鬪鬪殆若分朋者然方來之禍
必有滔天之慮予則老不及見而乃汝他日之憂
也防患之道不可不固故不得不大加處分矣予
小子承聆 聖訓退而書紳方哀述 先王之謨

烈敬錄之如右

丙申春濟州饑命御史往賑之雖在未寧中憂念不置至三月初五日諄諄夢語皆民事也

右我先王行錄也凡六十六條嗚呼惟先王盛德大業冠百王而範萬世所欲揄揚予小子顓蒙固不敢形容其萬一矧乎 聖謨洋洋聖烈煌煌見諸絲綸載之史乘賁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輝映域中照耀人耳目無容更事於摸畫惟是潛德遺則有臣鄰之所未及知而小子之所嘗聞且觀者撮其一二謹敢撰次

以命太史

顯隆園行狀

已酉○全
篇見誌文

